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花月痕  
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

看官記著：昨天是茜雯死忌，今日卻是秋痕生辰。是日，李夫人約了晏、留兩太太來逛秋華堂，以此秋痕昨夜不曾回家。此時紅日三竿，綠陰滿院，秋痕妝掠已畢。外面報說：「李太太來了！」秋痕趕著迎出月亮門。

祇見李夫人已下了轎，穆升和李家跟班、老嫗、丫鬟，都一字兒站著伺候。秋痕迎至東廊下，李夫人拉著秋痕的手，端詳一會。

癡珠早從秋華堂臺階迎下來，李夫人便趕向前請了安。癡珠便讓李夫人上來。秋痕磕下三個頭，李夫人拉他起來，回敬一福，笑向秋痕道：「姑娘好日子，我沒有預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頭上兩股珠釵自行拔下，走到秋痕跟前，與他戴上，口裏說道：「給姑娘添個壽吧。」秋痕祇得說道：「太太費心。」就重磕一個頭，夫人攬起，也福了一福。

入座，秋痕遞上茶，阿寶也來了。接著，留、晏兩太太都到，便開了面席。席散，大家同來西院更衣，聽了秋痕一支《琵琶記》。三位太太都是善於語言的，就秋痕，今日也覺興致勃勃。

一會，出來秋華堂坐席，李夫人首座，問起「鳳來儀」酒令，秋痕一一告訴，三位太太都十分讚賞。李夫人道：「我們何不做個東家效顰？」晏太太道：「《西廂》『鳳』字都給他們說盡。」李夫人道：「何必拘定《西廂》？祇成句都可。」留太太道：「我們也不要鴛鴦飛鷺，今日是劉姑娘好日子，飛個《西廂》『喜』字何如？」李夫人道：「好得很。我僭了，就起令吧。」便喝一杯酒，說道：

「繫馬於鳳凰臺柱，《收江南》，仍執醜虜。」

大家齊聲讚好，留太太道：「又流麗，又雅切，這是大人異日封侯之兆，該賀一滿杯。」眾人通陪了酒，李夫人道：「阿寶不算，劉姑娘喝酒，接令！我說個『垂簾幕喜蛛兒』。」秋痕喝了酒，想一想，說道：

「聞鳳吹於洛浦，《喬合笙》，在前上處。」

大家都說道：「這曲牌名用得新穎之至，各賀一杯。」秋痕飛出《西廂》是：「宜嗔宜喜春風面。」順數該是留太太，想有半晌，瞧著阿寶說道：

「鳥有鳳而魚有鯤，《美中美》，宜爾子孫。」李夫人喝聲：「好！」晏太太道：「古語絡繹，這賀酒更該滿杯。」眾人通喝了。留太太道：「晏太太接令吧！『這般可喜娘罕曾見』。」

晏太太道：「輪到我了，怎好呢？」便將杯擎在手裏，想有一會，喝了酒，說道：「我說得不好，休要笑話。」

鳳愈翱翔而高舉，《揀南枝》，有鶯其羽。」李夫人道：「『有鶯其羽』四字，妙語解頤，太太真個聰明。」大家又賀一杯。

晏太太道：「大家通說了，如今我喝一杯，劉姑娘喝一杯，收令吧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酒喝乾，說道：「喜則喜你來到此。」秋痕喝了酒，李夫人便向秋痕道：「定更過了，我無人在家。」便吩咐端飯。

飯畢，便叫奶嫗、老家人送阿寶家去。癡珠看過阿寶上車，也到簾外招呼。當下李夫人走了，晏、留兩位太太隨後也走。

癡珠這日，是邀了晏、留、池、蕭，借汾神廟客廳遊宴。靠晚，心印卻出門去了。

五人上席，酒行數巡，癡珠叫穆升取出骰盆和色子，向大家說道：「我有一令，擲色集句，照紅的算，說出唐詩一句，照位接令，要與上句叶韻，失叶、出韻及語氣不聯貫，照點罰酒。」子秀道：「癡珠，這不是虐政麼？我們那裏尋得出，許多湊巧的詩句來！」翊甫道：「兩頓接連，借此用點心思，也可消食。祇是要個題目，纔好著想呢。」癡珠道：「宮詞如何？」子善道：「好極！」癡珠便將色子和骰盆送給翊甫道：「請你起令吧。」

翊甫接過，隨手一擲，是二個四，一個么，算成九點。沉思半晌，吟道：

「九華春殿語從容，」大家俱說道：「起得好，冠冕堂皇！」下首該是兩農。翊甫便將骰盆和色子送過，說道：「你擲吧。」

兩農道：「二冬韻，窄得很，我怕要曳白了。」隨手一擲，是個么，算成一點，也沉思半晌，吟道：

「人在蓬萊第一峰。」癡珠道：「粘貫得很！如今該是子秀了。」

子秀接過色子，隨手一擲，是二個四，算成八點，子秀道：「我佔便宜，不要押韻，就是這一句吧。」吟道：

「二八月輪蟾影波，」翊甫道：「好！恰是今日。」因向子善道：「接手是你，請擲吧。」子善接過色子，隨手一擲，是三個么，算成三點，吟道：

「三宮箋奏護金龍。」癡珠道：「好句！如今該是我擲了。」接來一擲，是二個紅，算成八點，隨口吟道：

「八尺鳳漪午枕涼，」翊甫接手道：「七陽韻，寬得多了。」隨將色子一擲，是兩個紅，一個么，算成九點，吟道：

「九龍呵護玉蓮房。」

兩農接手，擲得三紅二么麼，說道：「這算十四點了，那裏找得出，這恰好的詩句呢？」子秀道：「『溧陽公主年十四』，不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何必拘定『十四』？我替你說一句吧。」吟道：「七月七日長生殿，這不是十四麼？」大家道：「如此放活，還鬆動些。」

於是子秀擲得一么麼，吟道：

「雁點青天字一行。」下首是子善，擲得兩么麼，吟道：

「一番雨過一番涼，」癡珠道：「還用七陽韻麼？」就接手擲出兩個紅來，吟道：

「八字官眉點額黃，」下首是翊甫，也擲得一么，吟道：

「楚館蠻弦愁一概，」兩農接手，擲得一么、一紅，吟道：

「五更鐘後更迴腸。」

翊甫道：「道兩首詩我要僭易了。前首兩農十四點，宜用子秀『溧陽公主年十四』句，接用癡珠『八字官眉點額黃』七字，不更渾成麼？子善『一番雨過一番涼』，接用子秀『雁點青天字一行』七字，不更聯貫麼？」癡珠道：「好極！翊甫詩境大進，我和大家賀他一鍾吧。」於是喝過酒，子秀接手又擲，是一紅、兩么，吟道：

「六曲連環照翠帷，」子善接手，是一紅、一么，吟道：

「不寒長著五銖衣。」癡珠道：「好句！」接手擲成一紅、二麼，吟道：

「三星自轉三山遠，」

翊甫接手，是一個么。癡珠道：「你說一句收令吧。」翊甫搜索一會，吟道：

「萬里雲羅一雁飛。」

兩農道：「妙絕！竟聯成四首，我們喝酒吧。」

後來秋華堂席散，大家便跟癡珠來到西院。與秋痕說說笑笑，也就去了。癡珠便送秋痕回家。

秋痕一生，這一天也算揚眉吐氣。其實讓如起身之時，原想替秋痕贖身，一則為癡珠打算，一則為李夫人作伴，奈他媽十分居奇，祇索罷了。

且說讓如，是九月初七到了江南。見過南北大帥及淮、海、揚、徐各道節度，便奉密札，馳往廬、鳳一帶，打探賊情。

不想，逆賊早知李總兵是山西截殺回部的一員大將，想要計殺此人，為回民報仇。就於采石磯江上，伏兵數處。等了兩日，不

見動靜，各隊頭目就有些倦了。

第三日午後，忽有小艇，卻是一老一少，載著一瓮美酒及各種點心，泊在磯邊售賣。點心不過是江南常見的，那酒卻氣味醇濃，一錢一杯，各隊的賊紛紛要買，累得那一老一少手腳忙亂，答應不迭。

正在賣酒熱鬧之際，又有三個漁船咿啞而至。每船上兩個漁人，隔著賣酒的船一箭多地，那捕魚的人就跳上岸，向熱鬧處看來。見是賣酒，又說酒好，各人就也買一杯。漁船上祇有一人看守。隨後又有個小船，載著幾十束連枝帶葉的柴，船頭上坐個樵夫，身體胖大，年紀不上三十。拿把柴斧輕輕打著船板，口唱山歌，後艙兩個搖櫓的人也跟著唱，都是本地的腔，就靠著漁船一字兒泊著。

恰好有個黃袍賊目，帶了數十名賊兵。先向酒船上，查驗腰牌並衣上記號，卻個個是有的。末後查到柴船上，樵夫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今天卻沒有帶來。」頭目將樵夫細瞧一瞧，向賊兵道：「是個妖，你與我拿住。」

說話時遲，下手時快，祇見樵夫將柴斧一聳身，賊目的頭早已粉碎，鮮血迸流。這些賊兵先驚愕，次後正要拔刀，卻早倒了三四個。船上又跑出搖櫓的人，舞著雙劍。那漁船上六個壯丁，酒船上一老一少，也輪著兵器，趕上岸來，將這數十人殺個淨盡，祇有一兩個跑向賊營報信。

那樵夫便將手炮一響，就有二百多人。也有從蘆葦中小船跳上來的，也有從岸上各路跑來的，紛紛都到，徑行追入營中。見大家都已被酒，一人一刀，一刀一個，也全殺了。

看官！你道那樵夫是誰？就是讓如。六個壯丁及搖櫓的人，賣酒的一老一少，就是讓如帶來將佐親丁。

讓如料得賊有埋伏，此兩日故意逗留不進。到了第二夜，搶了賊中做買賣五支小船，次日便打扮起來。如今殺了西路伏賊。立在岸上，讓如便命，將死賊身上衣服及腰牌都取下來，又在黃袍身上搜出小令箭一支，所有屍首，都命拋入江中。又與將領附耳數語，這二百名兵又四散了。讓如自帶數人，往樹林深處，將松鬮四處懸掛。

且說東路岸賊，聞西路的炮，道是他的號炮，一路趕來。不想空江一片，並無一船一人，大家俱覺詫異，祇好照舊埋伏。不想蘆葦叢中的營，早燒得空了，祇得四處搜尋放炮的人。

天色卻已黃昏，那水路的賊，繫靠東岸下流十餘里。忽見岸上，來了一個黃衣頭目，跟著兩個小頭目。手中拿著令旗，傳道：「官兵已經渡江，令船內的人都趕往東邊陸路救應，每一船上祇留一人看船，不可遲誤！」便將令箭遞給船上頭目，匆匆的去了。

賊船一聞此信，便大家收拾器械，都上岸往東救應。原來這三個，都是讓如命人扮來的。這三個人就在東岸樹林裏，也將松鬮四處懸掛，見賊兵去遠，便打了一聲暗號。二百人拔出短刀，跳上賊船，將看船的賊一刀一個殺了。奪了四五十號大小賊船，悉令蕩往東流十里外，一字兒泊住。將岸旁蘆葦及所帶的柴，分佈在各大船上，船中所有軍裝糧草，一齊運出，留數十名兵守著船隻，一百餘名兵四面埋伏。

卻說那賊兵上了岸，往東急走。走了二十餘里，已是黑暗，往前一望，毫無動靜，也不聞有金鼓之聲。那幾個頭目，擇個高阜之處，上去瞭望，祇見星斗爭輝，江風蕭瑟，遠近數里，並不見一點火光。大家相顧驚異，說道：「明明令箭傳我們救應，怎白跑二十餘里？不要是官兵的詭計！不如大家回船，再作主意。」都說道：「是。」遂又從舊路回來，又是二十多里，走得力盡筋疲。

剛到岸邊，不見船隻，忽聽一聲炮響，祇見得兩岸樹林裏，陡起火光。火光閃爍中，吶喊之聲不絕，不知有多少人，祇說大兵到了，便自相蹂躪，鼠竄逃生。這一百多名兵，分頭亂殺。讓如也帶人由西岸渡過來，喊殺連天，賊兵死者不計其數。其餘得命者落荒而走，趕回九洲洲大營，哭訴一切。

此時已有二更多天了。偽元帥、偽軍師嚇得目瞪口呆。半晌，偽軍師方說道：「他來探聽軍情，所帶的兵能有幾多？而且殺了一天，人馬俱已疲倦，他們自然都住在船上。我們領著戰船，殺將過去，還怕不奪回船隻？」偽元帥也說：「有理！」急急的傳令。

偽元帥、偽軍師便領二百餘隻的大船，分作四隊。一隊向采石磯殺來，一隊從左邊殺來，一隊從右邊殺來，一隊留後接應。三隊的船剛駛到江心，陡然對面起了一陣大風，吹將過來。

此時是九月下旬，三更後月光始上。賊兵俱覺得股票起來。從那星月中，望著采石磯前面，隱隱的泊著數十號的船，並不見有一盞燈光，也不聞有一聲刁斗。

偽軍師、偽元帥四望遲疑，忽聽對岸一聲炮響，那前面的船，都從黑暗中轉動起來。軍師驚道：「不好！又中計了！」趕忙傳令：「暫且停住！」後面的船絡繹而來，大家得令，俱要回舵，擁擠不開。

那對岸官船，早揚帆擂鼓，從暗射明。順著風，火罐、火箭如飛的撲將過來。迎面賊船早已著了。賊中左右隊，尚未曾接到暫停的令，聞得對岸四處鼓聲闐然。正在驚訝，但見火焰騰騰，人聲鼎沸，兼著刮刺刺的風打頭吹來，覺得四面火起，一江通紅，便也灣轉船退後駛來。恰值中隊的船，帶著火四面衝突逃生，卻把左右隊的船也引著了。船中火藥引著，四面環轟。那放火的官兵都上了小戰船，盡力擂鼓，大聲喊殺。那些賊船本無紀律，見這樣聲勢，早已不戰自亂，水中火裏，逃避無門。

讓如收隊，坐著原來的小船，從蘆葦淺灘繞出八卦州下流，渡上岸，將二百名兵分作兩處埋伏。

此時約有五更了，讓如站在山上高處遙望。江中火勢，兀自乘著風勢向東南閃來，烹斗煮星，釜湯餘沸，想道：「周郎燒曹孟德的一百萬兵，在那赤壁地方，當亦不過如是！」停了一停，紅日漸昇，天大亮了，再望大江，直同煙海。

遠遠聽得有十數匹馬鈴，響得瑯瑯的，斷續不絕。祇見一個道人打扮，獐頭鼠目，頭上幾莖禿髮燒得焦焦的蓬起，騎一匹連錢驄。一個穿黃色龍袍，鼠首狼顧，也丟了冠，剩個髻子，騎的是個五花驄。後面跟著十餘匹騎坐，也有盔甲全好的，也有丟了盔的，也有盔甲全丟的，也有焦頭爛額的，也有頭髮鬚鬚燒得光光的，也有手足受傷，兩人扶掖在馬上的，大家手上都沒一件兵器。

當下讓如放了一聲手炮，這些人一驚，撥轉馬頭便走。兩下伏兵鼓噪而出，一人一個，用粗大麻繩一起縛住，又得幾多好馬，推到讓如眼前。道人打扮，是個軍師車律格，穿黃龍袍的，是個副元帥赫天雄，其餘都是大頭目。

這一班人領著重兵，在九洲洲結寨，扼達廬、鳳之路，接遞兩湖、兩江、東西越偽將信息。不想一日一夜，將數百號的船，三萬多的兵，一起陷沒，祇得跑上岸來。如今給讓如生擒了，自然是沒得活了。讓如就乘勢克復了九洲洲。

這回用兵，以少勝多，極有佈置。祇人心叵測，見讓如以二百名兵，敗了采石磯三萬多賊，收復了九洲洲，轉觸人忌。讓如又不善周旋，所以這回大捷，竟不入告，祇說是委探賊情，途遇賊兵，生擒頭目數人而已。

以後九洲洲又為賊踞，讓如駐紮寶山，凡有陳請，一概不行。想要告病，現格於例，想搬取家眷，又逼近賊巢。祇得日日操練本部人馬，待一年後明經略入閣，力薦提督淮北，纔得揚眉吐氣，為國家出點死力。

看官聽著：千古說個才難，其實才不難於生，實難於遇。有能用才之人，竹頭木屑皆是真才。倘遇著不能用才之人，杞梓楛楠都成朽木！而且天之生才，亦厄於數，有生在千人共睹的地方，雨露培成之後，干雲蔽日，便輦去為樑為棟，此是順的。有生在深岩窮谷，必待大匠搜訪出來。這便受了無數風餐雪餐，纔獲披雲見日，此也算是順的。至如參天黛色，生在人跡不到的去處，任其性之所近，卻成個偃蹇支離，不中繩尺，到年深日久，生氣一盡，偃仆山中，也與草木一般朽腐。

王荊公所謂「神奇之產，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，而山農野老不復知為瑞也」，這真是冤！在天何嘗不一樣的生成他？怎奈他自己得了逆數，君相無可如何，天地亦無可如何！你要崛強，不肯低首下心聽憑氣數，這便自尋苦惱了！正是：

盛衰原倚伏，哀樂亦循環，  
德人空芥蒂，形役神自閑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